

●精神家园

千滋百味年夜饭

刘卫

我们这个门栋属老城区的旧宿舍楼，住着六户普通人家。虽然家境不同，但每年的年夜饭还是以年迈的父母为中心，萦绕着孝心、亲情和邻里情，千滋百味，暖意盈盈。

一楼住着彩凤和二柱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在旁边的菜场有个鲜肉摊。以前他们卖干货，生意不怎么好。这些年，二柱动开了心思，改卖家乡土猪肉：到冬季，以进口牛肉和内蒙来的鲜羊肉为主打；冬至前，还替顾客加工各种腌制品。这样一改，生意大火。条件好了，二柱把原来狭小的出租屋退掉，换到这宽敞的两室一厅。年前，我去二柱摊位买牛肉，抽空问，春节在哪里过？他兴奋地说：“弟妹这几天把娃儿和两老送过来。彩凤在另一间‘库房’临时搭了两张床，各种肉类放开吃。一家人第一次在城里团聚，欢欢喜喜地吃顿年夜饭哦！”

二楼是齐大爷老两口。齐大爷儿子阿强早年留学，已在国外成家立业。小有成就后，阿强远程为两老买了这套二手房。虽然房子老，但此地购物、就医和出行极为方便。想起照顾老人鞭长莫及，阿强还请了护工。以前春节，齐大爷在视频里与儿子一家团聚。就在前几日，拄着拐杖的齐

大爷向邻居大声宣布，阿强将携洋媳妇和两个“中外爱情结晶”儿女回家过年。他们得好好地准备，请人弄些特色菜，真切地吃顿年夜饭。齐大爷那会的喜悦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三楼是吴叔一家。他最有福气，三个子女都在身边，住的地方都不算远。开通地铁后，子女来得更勤了，有点事，身体有恙，微信一发就到。吴婶惜福，逢春节，更是喜欢把三家拢在一起，大大小小十几口人呢！家里坐不下，就在我家开年夜饭的分会堂。

我家住四楼。父母年岁大了，为便利照顾，我们“半住”在这儿。双休日铁定过来，帮父母做些杂事。平常母亲常念叨着在外地的大姐和小弟，到春节，母亲唠叨得更频繁。今年春节，母亲早早地打电话，把大姐一家预定了，还给她吃了放心丸：“家里住不下，你爸已订好旁边的酒店，来回路费全报销。回去时，还让你们带上大包小袋的年礼。”母亲的这番话，让不讲“孝心”的大姐尴尬地笑了，她应承道：“爸，妈，拜托把年夜饭搞丰盛、特别些。吃完后，咱娘俩通宵达旦地聊！”

小罗夫妻俩住五楼。他们是飘在大都

市的“白领”，上班的地点近，况且这儿还有优质幼儿园和重点小学。这些年，艰苦打拼，终于攒足了新房的首付，准备开年后，在市郊买套新房。那天，在楼道碰到小罗。他说，一如往常，在网上抢订了回家的票。千里奔波，一路劳顿，就是为和在乡下的爹娘吃顿年夜饭。即使是买了新房也暂不打算搬过去，用来出租，因为孩子马上要上这里的重点小学。当然，他们也有些舍不得这里熟络的邻居。

潘婶一家住顶楼。她退休工资微薄，开了个副食店补贴家用。老伴坐着轮椅，家里还有个偏瘫儿，一家拿低保。潘婶忙里忙外，有时让老伴守店。为了在春节期间不耽搁生意，年夜饭总在店里吃。好多街坊邻居知道她家的情况，平常总是照顾其生意。念及此，她在附近的小饭店预定了一桌年夜饭，感谢大家多年来的关照。

不同的年夜饭，寄寓着不同的况味。我们有对新年的期盼，也有生活上暂时的困难和烦恼。年夜饭是一次良好的沟通渠道，能得到亲情的慰藉，老少的欢愉，邻里的相扶相助。让我们以昂扬的斗志和坚韧的勇气，携手再踏来年的征程，去拥抱美好的明天。

●人物剪影

父亲的日子母亲的年

张燕峰

记忆中，父母亲的性格截然不同。父亲总是温和恬淡，像一杯清香袅袅的茶；而母亲却总是热气腾腾，有声有色，像一把烈焰蒸腾的火。

父亲是教师，面容俊朗，身材修长，习惯在粉笔和书本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愉悦。每到寒假，父亲仍保持工作时的习惯，喝一杯清茶，静静地捧读一本古朴的线装书，有时兴起，就挥毫泼墨，酣畅淋漓地写上一段“大江东去”或“小桥流水”。这时的父亲，神色平静安详，像一尊佛，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

母亲则不同，说话总是高声大嗓，干起活来更是虎虎生风，拉起风箱来呼呼有声，炒菜的时候铲子上下翻飞，发出嚓嚓的声响，动静大得令读书的父亲直皱眉头。不一会儿，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菜便端上了餐桌。我和哥哥姐姐大快朵颐，父亲也频频颌首，连声称赞：“好吃！好吃！”显然，他把刚才眉头轻蹙的不快早抛之脑后了。

一进腊月，父亲仍波澜不惊，照旧喝他的茶，读他的书，写他的字，遇到有趣的文，还把我们喊到身边讲上一讲，有时还逼着我们背上一段，也不管我们是否理解。而母亲呢，却日日忙碌起来。先煮一锅浓香糯软的腊八粥，又把屋子清扫粉刷

得如一个明眸皓齿的少女，买几张簇新的年画贴上去，简陋的屋子顿时焕然一新，处处流光溢彩。然后，把菜刀磨得锃亮，宰杀几只肥肥胖胖的大公鸡，还不忘买上几块红白相间的猪肉，把年货置办齐全。还要熬几个夜晚，蹬几回缝纫机，一家人的新衣就全部赶制出来，一试，既合身，又漂亮。

在父亲眼里，日子就是一条缓缓流淌在万里云端的河流，天光云影，舟桨帆楫，都是绝美的风景，对俗世烟火的风林总总却不甚在意；而母亲却对这凡俗尘世充满了炽热的爱，喜欢用如火的热情把生活点燃，把分分秒秒都烘烤得柔软馨香，她把每一天都当作年来过，都当作生命中绝无仅有的一天来过，倍加珍惜。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对文化怀有一种虔敬的热爱，他给予我们的是灵魂的滋养。母亲教会我们的是，对凡俗的人生怀有朴素温暖的爱，这份质朴的热情把每一个平淡庸常的日子经营得活色生香，芬芳无比。

父亲的日子母亲的年，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既能呵护身体，又不忘涵养心灵，既脚踏实地，又不忘仰视崇高，追求更精彩卓越的人生。

父母的合影

古 桀

最近一段时间，把家中存在相册里的照片取出来，全部扫描到电脑里，包括一个“父母合影”的文件夹。从头到尾看完了照片，发现父母在所有的照片中占的比例很小，两位老人单独的合影一张也没有。中年时的那张是：母亲抱着哥哥和父亲坐在堂屋里照的，正襟危坐的样子，大哥倒是无拘无束。二老80岁之前的照片，除去几张生日时的全家福，就是在公园里和孩子们一起照的合影，老人的表情、姿态都差不多：父亲严肃地站在那里，母亲张嘴机械地笑着，俩人挨得很紧，但也仅是很紧而已。近两年，母亲身体不大好，走路也大不如前，就很少出门了，尤其是我也因工作非常忙碌，很多时候周末还要加班，就几乎没有给老人拍照了。

那个周日难得阳光明媚，和妻驱车带着二老去离家最近的公园散心。母亲长父亲两岁，走路明显不如父亲快。看着他俩总是一前一后地想跟着走，妻就回头扶着母亲。到达湖边时，我举起手机，示意给父母照个相。父亲急忙从提兜里拿出梳子，先是在自己的头上梳理了两下，还是直直地站在那儿。不过这一次，也许是怕母亲站得不稳，他主动拉住了母亲的手，还在我的启示下笑了一下。我感觉效果很好，就把手机拿过去，让他俩看一看。父亲接过手机，戴

上老花镜，和母亲一起看起来。母亲有些木讷不做声，父亲笑着说：“不错，多照几张，回头给你哥发过去，不过这人老了就是不能和年轻时比。”我没大懂父亲这句话的意思，但看到他高兴的样子，就提议多拍几张。那日在公园的小亭子里、游廊中、小桥上，都给二老拍了照。母亲也显得很快乐，每次和父亲照相，她都会笑得很开心，甚至让妻感觉有些“假”。

高高兴兴在饭店吃了饭回家，我就急忙从手机里把照片导出来，先给侄女用邮箱发过去，注明请大哥看看。然后把当天的所有照片拷进U盘，准备给同住一个小区的父母送过去。妻提醒我说：“你去附近的照相馆给老人冲洗几张出来，他们不习惯看电子版。”觉得妻说得有道理，就按她说的冲洗了几张拿过去。他俩正在看着电视嗑瓜子。我把照片递给母亲，父亲急忙过去和她坐在床上一起欣赏。看到父母笑咪咪的样子，我心里也是暖暖的。

忽然意识到，这是第一次给父母照合影，一种惭愧之情升上心头：今后应该多陪陪他们，多给父母拍些照。想到这里，轻轻举起手机，拍下了二老指着看照片的样子，又把照片导进父亲的电脑里，并把这张很自然的照片设成了桌面。当我指给父母看的时候，他俩既吃惊又兴奋的样子，再次让我的心里暖暖的。

山水画卷

周文静 摄



●湘西西南诗会

春天来了(外一首)

张华博

童年已过
把三月含在嘴里
使劲吹出花蝴蝶梦的花期
已过
到民间去
学八十七岁高龄的老母亲
每日扛一把朴素而亲切的锄头
在田野，在山谷
听阳光与土地
或轻言细语，或放声高歌
春天来了，我不敢
再荒废自己

请给我也多来几张
有那么多的人，与我如约而同

喜欢上了春天
出城。进村。过桥。爬山
沿途，被春雨洗了又洗的道路
空气，还有阳光
让我做了一尾欢快的鱼
许多人其实是喜欢春天的花
桃花。梨花。李花。油菜花
激情绽放的青春
清纯质朴的香，广阔深远的美
摄像。拍照。扮酷。耶
我早已不是春天的花朵
身体里还是飞出千万只蝴蝶
来，请给我也多拍几张

我没有带回来一朵花
请原谅，从春天里回来

我没有带回来一朵花
那些大自然的美
只能属于枝头
就像我，只能属于你
如果你想看到桃花
我立马开成你心目中的红
如果你想看到油菜花
我迅即开成你遍野的金黄和灿烂
我比春天里的花
鲜艳可爱多了
无论什么季节，不管哪个时候
只要你轻轻一喊
我就开了

●樟树垅茶座

好日子过好年

邓跃东

平时老把样报、剪报和资料堆积在桌上，很不注意过日子的条理性，年前下决心整理书桌。分类归档中，发现一张2015年的《湖南日报·湘江周刊》，还是创刊号，二版上有我的一篇散文。翻看了一下，一版有主编龚旭东先生一篇《文学湘军能否“登顶”》的文章，写于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前夕。我喜欢上他对评奖的一点心得：“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相比过年，过日子是人生中更为重要的。而相比过日子，过年的水平是日子过得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志。我们当然希望既能过好日子又能过好年。”

这话让人眼明心亮，不觉独自思忖起来。我也一直操持文学，四十多岁了，还非得过一次能向人显摆一下的奖励。我自觉死心了，对评奖的分析不感兴趣。但是，龚先生对过日和过年的关系颇有见地，辩证看待，说得新颖，揭示了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种道理。

我想到了自己，浑浑噩噩就是这一年，这个年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去年，龚先生到邵阳采风，他一直对我支持有加，我们却是第一次会面。他说想不到我这么年轻，从稿子里看还以为跟他差不多，有五十多了。我觉得这是真实的感受，因为文字是心灵的流露，心态老了，明眼人一眼洞穿！

看来我的确老了。不甘心啊，我还没过好一天好日子呢！

静下来想，我把那个年看得太重了，365天为的是一天，却把平常日子忽略了。这一年里，我也没怎么闲过。近视一级级加重了，头发一把把掉下了，脚下一步步沉缓了。其实我也想停下喝杯茶、歇歇脚、打个盹什么的，可是心里想着那个年，总想有个满意的结果，把钵子里再添一点，于是又迈开脚了。我不能多跟家人呆一会，陪陪他们。乡下的父亲来电话，我只能说上两句半，父亲经常重拨过来问后面是啥意思。孩子要去看电影，我只能陪他转会儿

公园，最对不起他的是叫买五年级的数学辅导书，我把四年级的买了回来。表现好一点就做顿饭，不是没把煮饭键按下去，就是多淘了米，我总忘记家里有一个人已经离开了。指甲长得快头发也长得快，两鬓白了胡子也白了，我把墙上的镜子取下来，以求心安，尽管有点此地无银、掩耳盗铃的味道。我没有黑夜，甚至很久没有享受夜的温柔了。

日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若按照“过年的水平是日子过得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志”去打量，年的水平、年的味道早已察觉不到了。不知，其他的朋友，他们的情况怎样，忙碌了一年，现在都朝一处赶，可把平常的日子过舒适了。

过好日子才能过好年，年味是平常日子的集中体现。功夫是要放到过程中，而不是最后的结果上。平日的功课做到位了，就是水到渠成的完美。遗憾怎不早点看到龚先生的这段话，要是前年看到，去年我就重视了，日子不是这样拥挤不堪，今年的年可能是另一番味道。只能怪自己不收拾，善意的提醒已经来到眼前，却过了两年多才看到。

看来，还是要把眼前拾掇整齐才行，今日事今日毕，明日的事少操心。